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 卷十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說法是開卷大宗旨。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

碌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正正之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誼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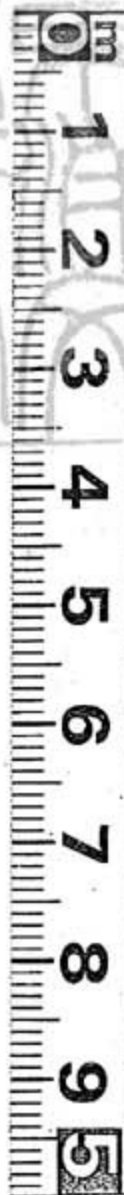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雙紅堂 小說 55 D8654000 破一小時 此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的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兼寓提醒閱者之意 看官 你道此書從何而起 說來雖近荒唐 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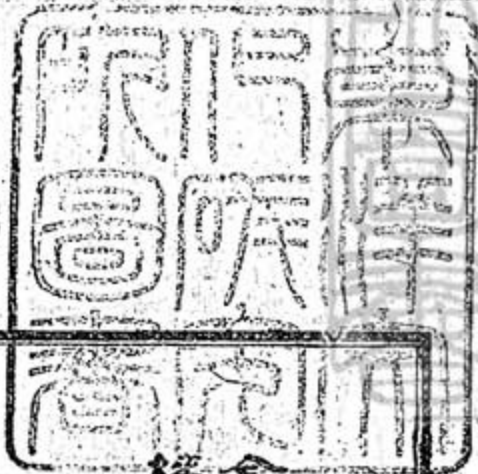
K2716  
(3)



双紅堂  
小説  
55(3)



科2976 (3)



金  
寡  
婦  
會  
利  
權  
受  
辱



第十回



張大醫論病細窮源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大醫論病細窮源

以上一段結闌學正  
無怪其然然亦自取  
厥咎也

秦寶二人平日之鬼  
鬼崇崇從金榮之眼  
中補出  
畢竟與你何干

橫大嫂子金氏之嫂  
也  
胡氏語誠金榮榮絮  
不休確係貧苦況  
翼人附沫離於上天

薛大爺幫銀子何憐  
概乃爾其母不知其  
子當知之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叩了頭。寶玉方纔不讓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買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著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崇崇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裏。連二奶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嗒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裏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裏念書。家裏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裏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嗒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



之也

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寔寔的頑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是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能像賈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甯榮二府裏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閑說之閒。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裏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不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裏。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話。叫你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得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你。你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誰是誰非的。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裏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

其實可憐人

奶奶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甯府裏來。到了甯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請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付了。我說你不許累搭地。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裏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著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著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的學生。倒欺侮了他。裏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嬌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

何句刺瑣嫂之心



直刺金榮叫瑣娘子如何啓口

請瑣娘子何不排解

怒從心起不能過捺忽焉把盛氣丟在瓜喜祇緣一頓食耳瑣大奶奶何輕喜易怒

一段請醫

前回若烟云看不起那像主子奶奶淘非虛語

一筆掉入正文

探聽口氣添幾句話難道不算醫家潘醫仙謂羅天子遺醫萬八千羅布作巫醫名勾魂使者可知若覆皆奉天承河

是執袴子弟不知銀離口氣

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侮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裏諷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裏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著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裏如同鍼戳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不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瑣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著話便向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侮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

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著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色色平靜了你又叫雷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裏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著倒有四五遍來診脈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著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定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心裏寔在著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精極且能斷人的生死今



敬老生日在九月觀  
下回便知前幾回已  
寫寒冬光景可知此  
夏無事故略過耳  
是非場三字新確

子生日散陰翳文後  
來賈媼送成謂勸金  
剛經施送功德近來  
為善可算功德近來  
刻板糊壁者其心皆  
屬於賈

梁陞為甯府都總管

今之替人診脈者那  
顯自己之精神濟與  
木濟也  
世故人情面面周到  
妙於從請醫的口申  
述出

以下入診脈正文

一派俗套語亦酬應  
隨時下之不可少也

賈蓉同進內室尚說  
得去

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著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裏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拏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裏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眾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眾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裏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叩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分付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分付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富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嫂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

病證。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著出去了。正遇著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拏了老翁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裏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寔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診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著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拏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回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分付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閒。門上人回道。請得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證說一說。再診脈何如。那先



頭公到底有些講究

雖有道理非同紙上

果然所見高明

冬至前後可望勿藥

醫不治病固無足  
怪今之耽誤者又居  
其半庸醫殺人為病  
者戒之

婦人多蹈此病不獨  
為秦氏言也說得透  
切

四字有微意

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診脈。再請教病源。為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去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診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診一診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著。一面拉著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院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診得尊夫人脈息。左寸沈數。左關沈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沈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沈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閒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閒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痠軟。據我看這

脈當有這些證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著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證候。可是眾位耽誤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尙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閒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拏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剋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證候。來待我用藥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台白朮 雲茯苓 大熟地 白歸身 奎白芍 小川芎 黃蘗  
香附米 醋浸柴胡 懷山藥 清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聽說來春可以  
全愈自知不可細問  
了

藥各有性古人立有  
成方是一定不錯的  
特恐人自病錯耳

首是世家子弟口氣

以下過過可癩之病  
以買敬生日一層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金榮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刪卻半回若從賈璜之

醉得癡的喘

妻告訴發覺便難于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惱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即掃開真是指揮如意張友士細說病源莫止作病看須知是描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了不起之證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大某山民評曰

金氏以鬧書房事來和秦氏理論是為母家受辱之故適值秦氏臥病遇見尤氏乃金氏常受其恩惠者寫得低聲下氣活畫出含怒強忍之態加以尤氏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直令金氏怒而來喜而返欲言不得深為藉人資助者一歎

秦氏抱病而乃翁耽憂筆極嚴冷已預為第十二回治喪伏筆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十終

第十回

金家婦食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六

悼紅軒原本



馬天  
所圖

慶  
壽  
家  
宴



第  
一  
回

第  
一  
回